

陪妳走一段—寫給故友

謝靚(醫師 台北市)

『別把自己搞得太累了！我帶你去爬山。』

這是妳以前最常在電話裡跟我講的話。總以為還會有機會赴約，我用“好忙”拖延妳的邀約。

2009年教師節前，我辦了一個同學會。那是國小畢業36年第一次聯絡大家和導師聚會。想來有些機緣是回頭才察覺的。那時，因著我畢業的高中承襲了學姐們留下來一個很特別的傳統，要辦畢業後三十年重聚，在各班聯絡人用e-mail互通消息時，我聯絡上了小學和妳同班的珍和我的同班同學慧，她倆很巧高中同班。慧說她常回故鄉桃園龍潭，找幾個以前住在龍潭街上的同學跟導師吳老師一起吃飯，而妳跟妳們班的導師林老師比鄰而居，幾番電子書信往來，遠嫁高雄的珍提議大家聚一聚，兩個班的小學同學找出畢業紀念冊就這樣各自找人，在龍潭大池旁的特色餐廳驚喜地相認。

那天妳我相鄰而坐，一樣吃素。當時妳神采奕奕，食慾比我還好。席間偶有人輕聲向我詢問妳的健康狀況，我還很樂觀地說明妳的病症獲得很好控制。妳跟以前一樣，國語摻著客語大聲說話大聲笑，跟這個拍照那個拍照。我忙著和另一桌的老師同學聊天，反而沒能跟妳好好說話。大家約好了畢業40年時找同一屆的辦更大的聚餐。

如果當時我能預知妳我來日相聚時間不多，那天就不會在送妳回到家時只輕描淡寫地說要去接小孩，逕回台北。妳是否也不能知道自己的限期呢？

我們生在客家鄉，長在田野間，小學同

校，國中三年同班，北上台北念不同的高中，南下高雄念不同的大學；畢業後回到家鄉工作，妳當老師，我當醫師；嫁的老公都會做菜，兩人的老公名字都有一個“誠”字……，從來沒有刻意約定，彷彿我們的命運是被鍊在一起的。從國中開始與妳成為好友，我們默契極佳，連打電話的時間都有心電感應，但為何我沒有感應到妳最後的狀況呢？

那天聚餐後，我開車沿路送同學和老師。最後到了妳家門口，妳下了我的車，問我：『要不要進來坐？』我回答要回台北接孩子，『改天吧！』揮揮手，我們分別了。我由照後鏡看見妳轉身走進院子。

為何至今我還那麼清楚地記得那一幕呢？平常我無法記得這樣的細節的。

2010年一月中，妳家誠哥突然打電話給我，說妳在林口長庚急診。我家誠哥在長庚服務，理所當然過去看妳。接著，我最怕聽到的消息來了！『Liver meta，全身jaundice，已經有hepatic coma的症狀了。』我家誠哥電話回報。雖然知道總會有這麼一天，但我彼時毫無心理準備！妳家誠哥說，同學會時妳已被診斷出第三次肝轉移復發，但妳堅持不讓我知道，堅持不接受治療……。

那天下了診已經很晚了。心裡想著要趕快去看妳，心慌意亂中我撞車了……。平常能冷靜處理病患緊急狀況的我，好暈、好眩……。我能為妳做甚麼呢？我好像什麼也不能做，癱了。醫護人員要面對的很殘忍的事，是很清楚疾病本身和預後，了解醫療的極限，對自己所愛卻無能為力，沒有所謂的“抱著一線希望”！

第二天，我搭交通車去看妳，在擁擠忙亂的急診室找到妳。妳已半昏迷，認不得任何人，妳的兒子，妳的誠哥，我。妳的誠哥反覆地向妳說我來了，妳知道嗎？妳眼神呆滯，因躁動手腳被約束著，只能呻吟。『如果沒有床，轉到我那邊怎麼樣？我來照顧她。』我提議，我想妳會願意的。『妳看還有多久？』還有多久？我要說我的期望還是實情？妳的誠哥還在和他自己交戰，也還在沒有說服妳治療的懊悔中打轉。他知道終須離別，但仍盼望轉機。

離開長庚急診室走出醫院大門，我想到四個月前在妳家門口的對話，那是我們最後的談話了。

十二年前某一天妳打了個電話給我，妳發現左側乳房有異狀，地區醫院的醫師替妳作完超音波後建議妳到醫學中心。我幫妳介紹最信任的醫師。切片結果出爐後接下來幾個月，妳住進醫院接受開刀、化療、檢查、追蹤、掉髮、嘔吐、……，那是一連串讓人喘不過氣的密集醫療過程，妳看來極為堅強平靜，接受事實…，直到有一天早上六點，我在睡夢中被吵醒。妳家誠哥打電話告訴我妳瘋了，咬傷了他的手臂，語無倫次，兇暴多疑……。妳被他和妳的父親押來看我的門診，那天我幫妳緊急作了腦波，然後轉介到精神科。那是顯而易見的急性精神病。不知妳堅強的外表下壓抑了多少恐懼、悲傷、絕望…。我和妳的誠哥都被妳騙過去了，妳卻騙不了自己！

經過治療後，妳慢慢地恢復，終能平靜地訴說擔心孩子還小、不知能活多久、會不會因為生病被老公拋棄、還能不能回到學校教

書……。妳說半夜醒來想到這些問題就會哭。那時我還有空週末去看妳，妳把這個事件歸咎於練氣功走火入魔，我也不和妳辯論，妳能找回自己就好。妳開始吃素，而且訂購有機食材，重新開始抗癌之路。

發病的第二年，妳花了好多時間親自設計、親自找材料、找師傅重新裝潢房子，說是來日無多，要過得舒服一點。妳說得好輕鬆，讓我擔心不已，真害怕又被妳欺騙。房子完工後妳邀請我過去參觀，興高采烈地告訴我去哪兒找貨真價實的材料、選顏色換了好多次、為了喜歡的樣式跑了好多地方，『妳看，樓梯的欄杆很古典很優雅吧！我的眼光不是蓋的哦！』是啊！好友在一起，知道再怎麼自誇都絕對有掌聲的，而且妳真的佈置得很高雅。妳家誠哥體貼地為我們下廚，讓我倆能暢談心事。一樓的剪影是兩個女人坐在客廳沙發談天說笑，一個高挑的男子在廚房歡喜地忙著做菜，妳好幸福，我也好幸福！那天我從妳家誠哥那裏學到焗烤馬鈴薯和烤花生新作法，並帶著寬心回家。

妳在開刀後次年發現肝轉移，勇敢地接受腫瘤切除手術。也重新經歷化療、檢查、追蹤、掉髮、嘔吐…。日子回到軌道，一年一年過去了，我逐漸忘記妳的病痛，也因越來越忙碌無法常去看妳。

第二次發現肝轉移並再度開刀是事後妳才告訴我的。妳原本邀請我去妳任教的學校講生死學，後來現身說法講自己的抗癌經驗。妳打算退休，已經安排如何生活。妳開始爬山，繼續練氣功。有一段時間我和我的誠哥因誤會而嚴重齟齬，妳在談笑風聲中抹去我被誤解的

委屈和痛苦。當妳告訴我妳可以走十個小時的山路來邀我一起去爬山，我還覺得望其項背，體力不如妳。所以，知道妳即將要離開是無法逃避的事，我仍像一般人感覺天昏地暗。我故作鎮靜，我內心慌亂；我白天靠忙個不停麻痺哀傷，我夜裡無處可逃一想到妳逐漸昏迷，淚水無法停歇。我家誠哥送我的新車車門扭曲變形，被拖進保養場修了一個月。如果妳知道，一定會嘲笑我開了十幾年的手排車竟然會把新車撞成這樣狼狽！

妳走後我的電話除了公務就是打來詢問妳的死訊。珍不敢相信，同學會時妳還好健康；林老師責怪我也責怪她自己不知妳拒絕治療；玲說我辦同學會冥冥中彷彿是為了妳……。是啊！回頭看時，才能察覺機緣，可是這樣看更戳傷了我的心…。我想，妳是累了，不想一遍又一遍經歷治療的痛苦，我是會讓妳動搖的人所以不告訴我；十年，孩子也大了，妳較能放下心了；可是妳的誠哥呢？妳怎放得下和妳一同奮戰不離不棄的他？我時常猶豫和他通電話，即使很想問問妳的孩子可好，因為只要我們一通電話兩人就禁不住哽咽。快兩年了，他說走進深山和山林一同呼吸，泡一壺茶冥想，是他療傷的方法。他告訴我，妳走的前三年總共爬了將近一百座山，已看盡台灣山林之美，此生應無遺憾！

此生應無遺憾！能擁有知己何其有幸。我們從小一起長大，參與彼此的人生，相互欣賞，分享悲喜，默契十足，無所不談。少女時候去妳家，我們在房間談天，我說到小學畢業旅行去烏來，我買了一小盆蘭花。隔壁房間突然傳來妳大哥一句：『妳買的是假的。』把我

倆嚇了一跳，原來小女生的談話竟也引人入勝讓妳大哥忘了他在偷聽。有一次，我倆在鄉間小路騎腳踏車優哉游哉聊著天，不料前面來了全副武裝的步兵急行軍。兩個少女一前一後進退不得，花容失色直冒冷汗地穿越兩邊肩背步槍、拎著火箭砲、滿身汗臭味、對著我倆吹口哨吆喝的阿兵哥隊伍。妳騎在前面，身體僵硬，我緊跟在後面怕跟丟了妳。我乾乾瘦瘦戴了一副黑框眼鏡，並不擔心自己，好擔心白白嫩嫩標緻的妳會引來麻煩。那真是好長一段行軍隊伍，彷彿無止盡……。終於我們“衝出”重圍……。驚魂甫定時，妳說眼睛只敢看地上，我說只敢看妳的背。騎了一段路以後，我們心有靈犀相視大笑。那是我們共同經過的歷險記，誰都沒有丟下對方落跑，在這之後的人生也是。

彷彿又看見豐腴的妳把訂婚要穿的旗袍掛在妳的床邊，說訂婚那天一定要把身體塞進旗袍裡，在那之前要努力減肥…。彷彿看見妳在我結婚那天陪我到我的誠哥家，出席婚宴前幫我補妝、整理頭紗……。

妳只是去了遙遠的地方旅行，一個電話、手機、e-mail 聯絡不到的地方，其實妳以前就是很晚不接電話、手機上班不開下班忘了開、自己沒有e-mail用女兒的。聽不到妳大聲說話大聲笑我很寂寞，但想起妳時，我覺得內心很溫暖。我的好友，我會自己去爬山，在森林裡體會妳想要與我分享的美好事物，想妳常常說的：

『別把自己搞得太累了！我帶你去爬山。』